

迷路的风向鸡*

行人

2015

一、

十二月份的山野已然是一片纯白。

倘若从远处看来的话，还可以十分惬意地称赞一句“真是大自然的绝景啊”之类的话语；然而对于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行进的人来说，事情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深山广志一面在心里如此抱怨着，一面将便宜的二手车开上坡道。据住在山脚处村镇的人们说，像今天这样的大雪即使是在这个季节也是很少见的。如此一来，只能解释成自己运气不好了。

他的目的地——一家小旅馆——就坐落在这座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220164900/https://reentry.co/f8e8a>

雪山的半山腰。此外，靠近山顶的位置还有一所临近废弃的小型滑雪场；除此之外能在山上看到的建筑物就只剩下山顶和山腰的输电铁塔了。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修建什么旅馆和滑雪场，濒临废弃也是活该吧。

深山此行的理由，正源于那座滑雪场。

由于山麓区环绕整座山的茂密树林的存在，山路不得不多绕了一大圈。即使如此，深山还是比预定时间提前到达了旅馆。这是一间只有四层的旅馆，虽然是西式设计，却给人一种莫名的简陋感。斜垂的电缆在只比屋顶高一点的位置经过，冻僵了的屋檐下满是水垢的痕迹。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时，深山还特地数了数。除了他以外，至少还有三位客人。

就在他从车子里钻出来的同时，从旅馆正门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

“您好您好！”来人毫不犹豫地迎了上来，“是冈山先生吧？恭候多时了！”

“不，不好意思，您误会了。”深山似乎对此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冈山先生今天下午临时出了点儿事情，没办法出席了。我是代替他前来的深山广志。”

对方闻言，先是诧异地打量了深山一眼，随后又马上恢复了原本的神色。从他的这种反应中，深山读出了“反正换成谁都没什么差别”的含义。

这就是小企业的悲哀呵，深山无不苦涩地想。

冈山也好，深山也罢，都是某小型地产公司的职员。刚才提到的那座濒临废弃的滑雪场，恰恰正属于这家公司所有。至于这座滑雪场是何时建起，是否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深山都一概不知；他只知道近八年来，这里都几乎没有客人前来，运营实质上也已停止；他还知道，一家叫冰室集团的大型企业意图在同一座山上建造什么其他的观光项目工程，因此也便看上了这一块土地。深山这次就是代替自己的同僚来与对方进行谈判的。值得一提的是，由对方选定的商

谈地点——这所新建不久的旅馆，正是冰室集团提前建在此处投石问路的。

“我叫岩井，是这所旅馆的经理。我先带您进去吧。”中年人继续说道。深山点点头，乖乖地像大雁一样跟在他后面。

的确谈不谈都差不多，反正大企业说要，自己这边也不敢不给吧，何况对方开出的价码也不赖。这么说来，自己这次纯粹就是替患急病的冈山跑了一次腿嘛。

还是只能解释成自己运气不好了。

二、

旅馆的大堂里还坐着两个男人。一个是废弃滑雪场的管理员荒木响史，深山和他也不过只是事先见过一面而已；另一人深山不认识，看那休闲的打扮，好像只是单纯来投宿的游客——没想到还真的有游客

啊。

据岩井说，他们的冰室董事长已经亲自到了。他把深山留在大堂里，自己上楼通报。

等候期间，游客打扮的人非常不识趣地上前搭讪。

“你好！我叫堂岛，是来这里体验滑雪的。”他用轻浮的语调自报家门。“看您的样子，不像是游客啊。我听说有什么大公司近期准备在这里建立什么项目，不会是贵方吧？”

“不，恰恰相反。”深山本打算不理他，听到这里却苦笑一声。“我是被大公司收购的一方。”

“这样啊！”堂岛夸张地扬起一边眉毛。“唉！唉！这也不错——恕我直言，我倒是认为甩掉这块死过人的地盘算是件好事呢。”

深山浑身一震。“死过人？”

“嗯？您不知道？”

“不好意思，因为我只是代理，平时对这里的情况也……”

“哦！那真是抱歉。不过，我倒是觉得您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呢。”堂岛突然坐正了身子。“大约一年前，也是这种季节，曾经有位独身旅客在这里遭遇雪崩失踪了，据说遗体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呢。”

“真的？”深山不自然地提高了音量。

“嗯！听着就觉得吓人，搞不好现在还被埋在雪底下呢！”堂岛再次夸张地耸了耸肩。

但是深山关注的并不是什么可不可怕的问题。万一这件事让对方知道了，也许好不容易的谈判就会黄掉，那么自己回到公司后也没办法交代了。可是，连眼前的这位游客都已经了解的事实，真的能瞒得住吗？

堂岛立即看穿了深山的心思，拍着胸脯承诺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

这时，岩井回来了。堂岛闭上了嘴。

深山向正在发呆的荒木使了个眼色，两人同时起身，向楼梯口走去。

三、

即使明知必胜，冰室集团依然严阵以待。前来参与商谈和考察的除了董事长冰室元彦和女秘书菊池之外，还有集团年轻有为的干事柴田一马和开发部部长泷下刚山。相比之下，滑雪场方只派来两个小角色与其说是没有诚意，倒不如说是只能如此。

见面后不久，冰室便提出要到滑雪场现场勘查，此举一来一去又花费了大把的时间。傍晚时分，他们赶在天气恶化前回到了旅馆。

从岩井那里可以得知，今天住在旅馆里的独身

旅客有两人，除了堂岛外还有一位叫水泽的女性客人，据说是来散心的。

下午七点，雪势骤然紧逼。

突然变得密集的漫天雪花仿佛穹幕一般笼罩了旅店的周围，这意料之外的情况直接使得众人寸步难行。全员像仓鼠一样聚集成一团，缩在餐厅里享用晚餐。

吃到第二碗饭时，深山注意到负责侍奉的岩井悄悄走进来在冰室耳边交代了几句。

冰室点了点头，岩井便递上一个信封。他取出信纸，瞄了一眼，脸色立刻显得难看了起来。

“这是什么啊？乱七八糟的。”他用完全称不上小声的音量嘟囔着。体型壮实的泷下立即像嗅到食物的鬣狗一样凑了上来，显然是不想放过这个奉承的机会。

“这是诗吗？”他用更粗的声音嚷嚷。

受到影响，柴田也凑了过来，甚至毫不相关的堂岛也厚着脸皮过来了。拜他所赐，信上的内容很快就被传开了。

“《风向鸡》

高高的铁杆随风摇晃，不上不下，时左时右。

尼克在一大片雪里游泳；

爱德华打破了第十三扇窗；

威廉一个人在广场中央跳舞；

山姆抓起了‘誓鸟石’。

‘快乐的罗杰’双臂交叉，

朝着大地一头扎下。”

“字是打印的。”柴田读完信，又把被拆开的信封翻过来看。“指名让董事长收，可是内容很奇怪啊。”

“这不是诗，倒是更接近童谣。”堂岛插嘴道，“‘MOTHER GOOSE’（鹅妈妈童谣），没听说过么？差不多就是这一类的吧。”

冰室一脸厌恶地瞥了堂岛一眼，选择无视他。“这是从哪里来的？”他问岩井。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放在大堂的柜台上了。”岩井诚实地回答。“几个小时前还没有的。”

“权当是恶作剧吧。”泷下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

冰室显然也认同这个观点，顺手把信纸揉成一团，丢给岩井处理。

晚饭也就暂且这么平安地吃完了。

四、

饭后大约半小时内，大雪又像来时一样突然停了，但是大雪造成的破坏却不会就此消失。岩井接到电话，称山下的道路已经被大雪堵塞，一时半会无法通车。对于本就计划住在旅馆一晚的冰室一行人和荒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但是深山就不得不临时入住旅店了。

由于没有事做，深山在临时客房里休息了一会儿，便回到大堂。同样因无事可做而聚集的还有堂岛、水泽、柴田和菊池。冰室去休息了，秘书和手下自然也清闲了下来，只有泷下还留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笔记本电脑工作。

他们的话题显然正围绕着方才的信展开。

堂岛向大家解释了“MOTHER GOOSE”的含义之后，又开始在其他方面展现自己渊博的

学识。“其实那首‘风向鸡’并不是原创。尽管文风上很像英式童谣，但是我前几天在山脚一带观光时就已经听到过这首童谣了。换言之，这是本地的产物。”

“这么说，寄信人只是招搬了？”系着马尾的水泽歪着脑袋问。“我完全搞不懂它有什么含义，堂岛先生知道吗？”

“一般而言，这类童谣就是因为内容没有实际含义而存在的。”堂岛故作神秘地将身体前倾。“不过有关这首童谣似乎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它并不是从很久以前就有了，而是大约七八年前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村镇里传开的，还有人猜测这是什么寻宝的暗号呢。顺便一提，文中提到的‘誓鸟石’也是源于本地村镇的传说，它是一把匕首的名字，是一把‘7’字型的奇怪兵器。由此看来，在这种文章里穿插外国人名还真是不伦不类呢。”

“堂岛先生知道得真多啊。”

“哪里，最后这部分是我从岩井先生那里听说的。他好像是本地人呢。”

“不过啊，”柴田忍不住参与了闲谈，“为什么要把本地人拼凑的童谣寄给董事长呢？虽说内容看起来有点儿吓人，确实可以起到恶作剧的效果，可也没必要做到这份上吧。”

“找到寄信人问问就知道了吧。”水泽提议，“反正应该是旅馆里的人做的吧？”她显然高估了旅店目前的人数。“既然道路已经堵塞了，放信的人就不太可能是外人了吧。”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啊！”堂岛打了个响指。“柴田先生，您看过信吧？寄信人不会是空着的吧？”

“不，这倒没有。是一个叫做‘雪岚冬树’的陌生名字。”柴田摆出老好人式的微笑。“不过，反正是个没什么意义的恶作剧，也不必深究了吧。”

而堂島却脸色大变。

为了掩饰这份惊讶，他急忙拖著下巴低下头。“雪嵐冬树……我记得那明明就是……”他一面嘀咕着，一面用眼角瞟了深山一眼。

“……不，没什么。”他第一次欲言又止。

深山从他这动摇的态度中察觉到了什么。对，两人曾经约定好不能说出去的事就只有一件……莫非“雪嵐冬树”就是在雪崩中失踪的那名旅客吗？

比起寄信人的身份，此时深山却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游客的堂島连这个也知道？

五、

就好像漏了气的气球一样，聊天的气氛随着时间逐渐消失，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恐怕就是冰室的到场。和今天白天的时候相同，他依然板着一张脸，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失去搭讪的热情。跟在他

身后的还有岩井。

十几分钟前出现的荒木此刻正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喝着岩井为他准备的酒。

不知为何，大家都沉默了十几秒。意识到状况不对之后，冰室索性直接和菊池小声说起了话。堂岛为了活跃气氛，继续开始没话找话。

说话声再度像气球一样逐渐膨胀；然而，当膨胀达到最高点时，它真的以一声尖锐的响声爆破了。

深山花了三秒钟来意识到那是玻璃碎裂的声音。

堂岛像被烫到的青蛙一样第一个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保持站立姿势的岩井也立即反应过来。

“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堂岛的目光指向冰室，但口气显然是在问岩井。

“好…好像是一楼的客房。”

如此回答后，岩井首先冲了出去。

一时间，人们涌向同一间房间，不到十米的距离此时竟显得格外遥远。尽管房间内部的陈设是完全一样的，但还是可以从门牌号辨认出那是泷下的房间

门没有上锁，因此岩井只是象征性地敲了几下，便直接推门而入。

开得很足的暖气夹杂着恶意扑面而来。

正对着房门的窗户被打破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碎玻璃片和雪覆盖满了靠窗的书桌；桌前坐着微胖的泷下，他面朝窗口，像是写文案写得疲倦了的公务员一样整个人仰躺在带扶手的椅子上，乍一看就好像睡着了似的。不过，所有人都发现他并不是睡着了。

因为他的胸口出很明显有什么突起物，应该是某种箭矢的后半段。前半段已没入身躯，只在外面留

下一片红色。

房间中央的地板上有一张纸条，显然是故意丢下的。

高高的铁杆随风摇晃，不上不下，时左时右。

朝着大地一头扎下。

——雪岚冬树敬上”

这一次的落款更醒目、带有更强烈的恶意。

面面相觑。

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喊叫，僵局瞬间被打破。

屋子里乱成一锅粥。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冰室立即下令采取措施。显然受害人已经不可能再醒来了。为了保护现场，岩井把众人全部赶出房间，然后报警。

尚未恢复的人们采取了动物在这种情况下最直接的做法——回到刚才聚集的大堂。

先是长时间的沉默，持续到岩井垂头丧气地回来。他被警察用公事公办的语气敷衍了，眼下的交通状况也确实不允许他们赶赴现场。

“我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冰室怒气冲冲地低声咆哮着。

“本以为只是单纯的恶作剧，没想到竟然是犯罪预告……”柴田像是虚脱了一般陷在沙发里。

“是啊是啊，而且凶手似乎还没有走远呢。”堂岛兴致勃勃地挑逗着柴田。他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气氛感染的人。“我说，这里有人刚刚用弓箭杀

了另一个人呢。大雪封山，他能跑到哪里去啊？”

“你什么意思？”冰室瞪了他一眼。

“就是说凶手是旅馆里的人吧。”菊池头一回参与讨论。出人意料，她的声音很尖利。“刚才水泽小姐也这么说了。”

“哎？我……我是说过信的事，但那时还没……”

“行了行了，怎么可能呢？别听这个男人危言耸听。”冰室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压制了对话。“凶手是从窗外射击流下的，至于他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证据就是刚才我们旅馆里的人都待在一起。”

“这倒是真的。”荒木表示赞同。他的声音比较沙哑。“我们是一起听到声音的。”

堂岛嘀咕了一句“谁知道呢”，便不再发出声

音。

“比起这个，”柴田向冰室投去求救的目光，“那首童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问我？”

“因…因为那毕竟是寄给董事长的信啊……”从柴田的语气就不难听出，他平时很少顶撞领导。

“纯粹是无妄之灾！我，我哪里认识什么雪岚什么的……”

“这么说来……”堂岛又一次瞟了深山一眼，终于下定了决心。“毕竟这回不是恶作剧，而是真的有人过世了，所以我想我还是多说一点儿为好。”

“你说得还不够多？”

堂岛无视冰室的吐槽，直接把雪崩之事和盘托出，并指出报纸上报导的失踪者姓名正是雪岚冬树。

听罢，冰室和柴田的脸色都变得复杂起来。

这下完了，深山想。

没想到，冰室和柴田并不在意项目的事情。

“原来还有这么件事啊。不过，这也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真是莫名其妙。柴田，你说该不会洩下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联吧？”

“不，我和他不熟……”

“总之，破案什么的还不如交给警方。”冰室最后还是说出了这句经典台词。“我就先休息了。明天早上还要进一步勘查滑雪场。”

“咦？还要继续吗？”菊池瞪大了双眼。

只有在这一点上，柴田和冰室的意见不谋而合

。两人一走，剩下的人也就作鸟兽散。

六、

夜已经深了。

这种时候即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也很难平静下来，更何况这本来也称不上“自己的房间”。深山向岩井要了点儿洋酒，回房之后并没有马上休息，只是用无线音箱小声听了一会儿音乐、看了看电视。酒精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他的精神一直高度清醒。

当时钟指向凌晨一点时，睡不着的深山决定起床泡澡。

本来没有带上换洗的衣服，已经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了，没想到又碰上杀人事件，出了一声冷汗，这下子更难受了。尽管已经简单擦洗过身子，但现在依然浑身不舒服，疲劳的作用更是雪上加霜。

他摇摇摆摆地晃进浴室，却发现灯开不开了。

“停电？”

真是倒霉到了极点。这么想着，他突然听到了走廊上急促的脚步声。

才一打开门，一团混沌的黑影便直直撞在了深山身上。

“啊！”

“啊！不，不好意思，您没事吧？”

听声音是岩井。深山摸着黑回答：“没事，没事。您这是……”

“您也发现了吧？不知为何突然停电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这样啊……您还没休息？”

“睡不着啊，毕竟发生了那种事情。”

“……也是。”

“可不是嘛，刚才菊池小姐还来找我要安眠药呢。幸好我平时就有准备一些。那么就先这样啦，我先去看看是哪里坏了。您早点休息啊！”

客套一番后，深山送走了岩井，一头扎进温水里。这时，他突然想起那首童谣的最后两句。

“难道真的是宝藏？”他自言自语。

十分钟后，浴室里的灯重新亮了起来。

七、

第二天早上。

没睡好的人们像僵尸一样伸着胳膊回到餐厅。

除了冰室和柴田，剩下的人都提前到了。岩井

似乎没有什么心情准备精致的早餐，只是提供了吐司面包、果酱和黄油。放下食材之后，他出门去查看天气。

深山抓起面包，在左半边涂上黄油，右半边抹上草莓果酱。才刚咬了一口，意识到这种吃法并不美味时，岩井的惨叫声就突然之间传入了耳膜。

“怎么回事？”

荒木含着黄油问了一声，堂岛便叼着半片面包冲了出去。

岩井一个人站在大堂门口，脚还没有踏到雪地上。堂岛赶到他身边时，嘴里的面包立即非常可惜地掉在了地上。

距离旅馆大约七八米远的地方，一片纯白之上突兀地出现了一个异物。那是不管出现在哪里都属于异物的物体——一个趴着的人，或者可以称之为遗体吧。只需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没来用餐的柴田。他的背

上贴着一张字条，远远看去可以辨认出“风向鸡”的字眼。

可是，陆续赶来的众人马上也都一起确认了这个事实——

柴田的周围并没有任何一点儿痕迹——不论是脚印，还是别的什么痕迹都没有。不仅如此，这座旅馆的周围本来就是一片空旷无比的平地，连一棵树都没有。而这一大片雪地当中，严格来说除了堂岛刚刚弄掉的面包以外，不存在任何其它的异物或痕迹。然而，早在昨晚，雪就已经停了，那时候柴田显然还在人世。

大家一时哑口无言。有人低声说了一声“回去吧”，人们便回到了温暖的室内。

这件事情似乎暂时还无法解释。

回到餐厅时，堂岛开口了：“我想请问一下，

诸位有谁听说过‘比拟杀人’吗？”

“我知道。”荒木抢答。“就是指仿照某种童谣之类的东西，把其景象呈现于杀人过程中的杀人吧。这个也叫‘童谣杀人’的。”

“不错，确实这次的事情用后者来称呼更恰当。诸位，还记得那篇奇怪的童谣吗？注意第三句和第四句，‘爱德华打破了第十三扇窗’和‘威廉一个人在广场中央跳舞’，不觉得这正对应了泷下和柴田的状况吗？”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水泽拍了一下巴掌。“那‘尼克在一大片雪里游泳’难道指的是……

“不错，应该就是遭遇雪崩的雪岚冬树。”堂岛郑重其事地宣布，“这么一来，顺序上也是吻合的

“哎，可是童谣还有一句吧。”菊池突然说，“那也就是说……”

堂岛脸色一变。

“说起来，冰室先生呢？”深山问。“他住在哪里？”

“在二楼，我的房间隔壁。”水泽回答。

“有点不放心……还是去看看吧！”

所有人几乎同时起身，直奔二楼。

岩井走在最前面。把手搭在门把手上时，他突然将身子往后一缩。“门没锁。”他哭丧着脸回头。

“打开它！”深山命令。

岩井点点头，推开了门。

地板上趴着冰室，头被砸开了花。应该就是凶器的一块盆景石被他抓在手里，看那僵硬的手势，估计是死后被人硬塞进去的。除此之外，房间里的摆设一团乱，桌椅都翻倒了，显然曾有过一场激烈的搏斗

“‘山姆抓起了‘誓鸟石’’……”堂岛喃喃着。

门的正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纸，内容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就是最后一首童谣了吧……”岩井望着贴在墙上的童谣，发出痛苦的声音。

深山没有回答他，只是把脸别向一边。

八、

【请回答】

- 1、凶手杀害沱下的手法。(40 分)
- 2、凶手杀害柴田的手法。(40 分)

3、凶手是谁？请说明理由。(40 分)

※ 附加题（不计分，可不做）：试解释童谣的义。